

## 韩滉的《五牛图》与通州黄麻纸

杨国志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唐代韩滉所画《五牛图》,以巴山耕牛为蓝本,更难得的是此图卷是目前现存最早的纸本卷轴画,由此可见其珍贵。其所用纸本以当地生产的黄裱纸颇有渊源,即中日两国博物院所存的纸本和绢本《五牛图》,真迹与摹本的探索。

关键词:韩滉 《五牛图》巴蜀文化 巴山耕牛 黄麻纸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217-01

世界上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牛图》。为唐代韩滉所绘,图中五牛各具特征,形态各异,或俯首寻食,或仰头前瞻。中间特设正面透视的一只牛,从构图立意看,有间隔视觉作用,使长卷中的五牛产生一种节奏变化。五牛图粗放豪迈的劲线勾勒,画风朴实、沉着,结构严谨,色泽花纹各异皮毛质感真切,不失为形神兼备之佳作。更难得的是此图卷是目前现存最早的纸本卷轴画,它采用黄麻纸,黄麻纸本,淡设色,由此可见其珍贵。

《五牛图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颠沛流离之后,画面上已蒙满了尘垢,伤痕累累,有了大大小小的洞数百处。这幅稀世名画流传到宋代时,一直被宫廷珍藏,但到了元代,经过战乱,此画被大书法家赵孟頫收藏,但韩滉的其他画作则下落不明,流落民间。

到了1951年,一位华侨托人给周恩来总理带信,称唐朝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作品《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售,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刚刚成立的中央政府能收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宝。周总理接到此信后马上指示:派专家前去仔细鉴定,确定为真品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内。经过几番周折,这幅一千多年前的稀世珍宝再经过专家多次精心修复,终于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然而就是如此珍贵的《五牛图》竟也同时出现在日本大原美术馆,但与我国收藏本不同的是,日本收藏的却为绢本并非纸本,其画风用笔娟秀而非粗放豪迈。种种不同,不禁使人产生疑惑,究竟孰真孰假,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韩滉(公元723—787)字太冲(今西安)人。官为金紫光禄大夫,两浙节度使,封晋国公。曾参与平定藩镇叛乱斗争。工书画,善画家畜,田家生活题材。

该卷有赵孟頫三跋。《清河书画舫》、《六研斋笔记》、《珊瑚网》、《石渠宝笈续编》、《佩文斋书画谱》、《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对这个卷子皆有著录。结合卷子的题签,题跋及史籍著录,它自宣和内府到今天的递藏之绪昭然可寻。但是,著录之间出现相抵之处。如:

张丑《清河书画舫》:“韩太冲《五牛

图》,在顶(子京)氏,绢本,短卷,其后赵文敏公凡三跋。”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程季白蓄韩《五牛图》虽着色取相,而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处,皆以粗笔辣手取之……赵文敏再三题之,真其所宝秘者。”

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微庙金书题黄麻纸”。

汪珂玉《珊瑚网》:“韩晋公《五牛图》明顾氏芸阁藏。……牛图黄麻纸上,微庙金书标题。辛未岁,予得是卷。”

可以看出,从《清河书画舫》到《书画题跋记》,对《五牛图》质地著录发生了变化,即从绢本到纸本的过渡。《六研斋笔记》虽未标明其质地,但从其语词推断,当为纸本。与质地变化相对照的是,对赵孟頫三跋及其跋文内容的著录却无变化。这说明诸家著录应为“一个”卷子。《清河书画舫》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四十四年(1616),河珂玉“辛未岁”得此卷,即在1631年。也就是说,《五牛图》的著录是在1616至1631年之间,出现了变化。《六研斋笔记》有刘日曦天启六年(1626)序,该书若在此完成的话,则《五牛图》的质地变化或可推论在1616年至1626年间。

赵孟頫在跋中称见韩滉画数本,其中《尧民击壤图》笔极细,而此《五牛图》在今天看来却“粗笔辣手”,可见韩滉的面貌也是多变的。而以此卷投放于唐代的绘画,不能不说他的面貌是特立独行的。

韩滉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宦,在盛唐时不去描绘宫中之事,帝王出游等宏大场景,而从宫廷走至市井,从台阁移至边塞,并且为什么画中是五头牛,而不是四头或六头?后来查阅至史料记载韩滉家里一共有五兄弟,五头牛也许就是指他们五兄弟,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地效忠于君王。描绘闲适的田园生活,从中不难领会至他内在的隐逸情怀,然而国人也很少知道韩滉在唐至德初年(756年)时龄32~33岁;曾任通州长史(现达州市),在达州任上,严明清正,体察民情。率领百姓拓荒造田,发展农桑,兴修水利,颇有好的政声。而《五牛图》中的耕牛、黄牛、水牛、花斑牛等与他曾经在达州为官那段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韩滉的《五牛图》采用的载体到底是纸、绢还是麻纸?这是最令笔者觉得值得

研究的问题,也是笔者这些年潜心考证的一个问题。如果是纸的话,达县、大竹都有丰富的竹海资源,有悠久的造纸历史;如果是麻的话,我们这一带是全国闻名的苕麻产地;是绢的话,达州也是全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建国以来,达州一直都是全国最重要的耕牛基地以及苕麻最主要的产地。苕麻除了用于纺织外,达州先民曾用于造纸,用苕麻生产出来的纸,质地的绵实,吸水强等优点。除此之外,达州先民还用慈竹,也叫黄竹为原料来直接生产纸本(当地市民称它为黄裱纸),如今达州市面处处可见,用于民间祭祀的草纸及黄裱纸。

关于博物院的这幅《五牛图》与存于日本大原美术馆的绢本孰真孰假的问题,也是国人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日本收藏的绢本,其画风用笔娟秀,而韩滉《五牛图》的绘画蓝本均是大巴山的水牛、黄牛、花瓣牛而要描绘大巴山牛彪悍的体格,就应该用中国传统的粗线条来表现。中日两国均认为自己收藏的为真品,因而各执己见。日本认为韩滉既然为唐代的显赫官宦,而用绢作画在当时的唐朝极为盛行,所以韩滉理所应当用绢来作画,以此表明他的身份,但韩滉在通州为官的这段历史及生活经历给了这个理论一个很好的佐证。

从《清河书画舫》到《书画题跋记》,对《五牛图》质地著录发生了变化,即从绢本到纸本的过渡。就其语词推断及韩滉在至德初年(756)任通州长史这段历史看《五牛图》无疑当为纸本。其日本大原美术上稍有不同,而它上面也有赵孟頫三方藏印(松雪斋印、赵孟頫、松雪斋图书)无任何题跋。《五牛图》卷在历代流传过程中,从以上史料证明不乏摹本。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传世花鸟名画全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
- [2] 中国美术史纲要[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3] 二十五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